

列子天瑞篇

新義

和孫張懷氏著

子孫通考卷

和縣張懷民造

列子天瑞篇新義

中華國學會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列子天瑞篇新義

每冊實價國幣二角

著者 張 懷 民

出版者 中華國學會

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



有 著
作 權

微志願迴無量劫
藐躬堪任大投艱

懷民學弟

武進顧惕生題

列子天瑞篇新義

和縣 張懷民造

子列子居鄭圃。四十年人無識者。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。國不足。將嫁於衛。弟子曰。先生往無反期。弟子敢有所謁。先生將何以教。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。子列子笑曰。壺子何言哉。雖然。夫子嘗語伯昏瞀人。吾側聞之。試以告女。其言曰。有生不生。有化不化。不生者能生生。不化者能化化。生者不能不生。化者不能不化。故常生常化。常生常化者。無時不生。無時不化。陰陽爾。四時爾。生者疑獨。不化者往復。其際不可終。疑獨其道不可窮。黃帝書曰。谷神不死。

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。是謂天地之根。綿綿若存。用之不勤。故生物者不生。化物者不化。自生自化。自形自色。自智自力。自消自息。謂之生化。形色智力消息者。非也。

謹案：此浮屠緣起之說也。浮屠眞如緣起之說。惟馬鳴菩薩起信論及楞嚴經說之甚詳。其說曰：心眞如者。卽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。所謂心性不生不滅。一切諸法。唯依妄念而有差別。若離妄念。則無一切境界之相。又曰：心生滅者。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。所謂不生不滅。與生滅和合。非一非異。名爲阿黎耶識。楞嚴經曰：若無所明。則無明覺。有所非覺。無所非明。無明又非覺。湛明性。性覺必明。妄爲明覺。覺非所明。因明立所。所旣妄立。生汝妄能。無同異中。熾然成異。異彼所異。因異立同。同異發明。因此復立。

無同無異。如是擾亂。相待生勞。勞久發塵。自相渾濁。由是引起塵勞煩惱。起爲世界。首楞卷四此以無明覺與明覺對待立論。與起信論眞如生滅之說正同。不生不化者。卽眞如也。生化者。卽生滅也。中土宋儒周濂溪太極圖說。亦以無極太極立義。其說蓋出於易。宋徽宗義解。以不生不化爲道。生化爲物。江濤解云。形體區別。遷謝不停。爲有生有化。太易未兆。眞常不變。此爲不生不化。與道家之說相似。是道家古有是說。非列子一人也。疑獨云者。言眞如本體。不可言說。離一切相。絕對無偶者也。往復者。非前際去。非後際滅。畢竟常恆者也。黃帝書曰。谷神不死。六句。今見老子。楊仁山曰。谷者。眞空也。神者。妙有也。佛家謂云如來藏。玄牝佛家名爲阿賴耶。從阿賴耶變現根身器界。或謂之門。或謂之根。縣縣若存者。離斷常二見也。用

之不勤者。顯無作妙諦也。此解可爲精當。列子以此章列之篇首者。以中土緣起之說。爲道之根。與近思錄太極圖說入于道體一門。列之篇首同意。蓋所以探天地造化之始。而爲深渺之談也。

子列子曰。昔者聖人。因陰陽以統天地。夫有形者。生於無形。則天地安從生。故曰。有太易。有太初。有太始。有太素。太易者。未見氣也。太初者。氣之始也。太始者。形之始也。太素者。質之始也。氣形質具而未相離。故曰渾淪。渾淪者。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。視之不見。聽之不聞。循之不得。故曰易也。易無形埒。易變而爲一。一變而爲七。七變而爲九。九變者。究也。乃復變而爲一。一者形變之始也。清輕者上爲天。濁重者下爲地。冲和氣者爲人。故天地含精。萬物化生。

謹案。此明萬物發生之叙也。莊子曰。泰初有無。無有無名。一之所起。有一

而未形。物得以生。謂之德。未形者有分。且然無間。謂之命。留動而生物。物成生理。謂之形。形體保神。各有儀則。謂之性。性修反德。德至同於初。同乃虛。虛乃大。合喙鳴。鳴喙合。與天地爲合。其緝緝若愚。若昏。是謂玄德。同乎大順。莊子天地泰初有無。無有無名。一之所起。有一而未形者。太易未見氣也。物得以生。謂之德。太初氣之始也。未形者有分。且然無間。謂之命。太始形之始也。留動而生物。物成生理。謂之形。太素質之始也。形體保神。各有儀則。謂之性。太素之質也。性修反德。德至同於初。同乃虛。虛乃大。合喙鳴云者。氣形質具而未相離。萬物渾淪而復歸於太易也。濂溪先生曰。無極而太極。太極動而生陽。動極而靜。靜而生陰。靜極復動。一動一靜。互爲其根。分陰分陽。兩儀立焉。陽變陰合。而生於水火木金土。五氣順布。四時行焉。

五行一陰陽焉。陰陽一太極也。太極本無極也。近思錄此說蓋出於易與列

子之義大略可以相傳。然濂溪此圖或謂出於僧壽涯。其源亦爲道家所

傳。今觀列子之書。又出於乾鑿度。是知易與道家固互有出入。向周子亦

承其流耳。又易變而爲一。一變而爲七。七變而爲九。舊本九下有變者字今從俞校刪者

究也者。此中土立數之根原。依林希逸說。陰陽二與五行共爲七也。少陰

老陰之數八與六。少陽老陽之數七與九。此所謂九。乾數之極也。此說亦

出於易。老子曰。道生一。一生二。二生三。三生萬物。與此義合。道者無極也。

一者太極也。二者兩儀也。三者數之極也。蓋古人舉數。凡一二所不能盡

者。則約之以三。見其多。三之所不能盡者。則約之九。以見其極多。則三也

九也。皆不過舉之以明數之多。其義一也。本汪容父釋三九說乃復變而爲一。一者

形之始也者。言氣形質具。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。故又卽此而推本之。以名其渾淪之體。形變之始。莫非一也。此與莊子萬物皆種也。以不同形相禪。始卒若環。莫得其倫。是謂天鈞之說同意。輕清者上爲天。濁重者下爲地。冲和氣者爲人。故天地含精。萬物化生者。此說若律以近世原子 Atom 電子 Electron 之說。誠古粗而今精。然近世科學家言以太 Ether 造成電子。電子造成萬物。而所謂物質者。又絕無本質。純爲無數電子組織而成。其構造直不可思議。則列子所謂清濁冲和之區分。蓋亦從想像而言。猶未能探造化之原也。

子列子曰。天地無全功。聖人無全能。萬物無全用。故天職生覆。地職形載。聖職教化。物職所宜。然則天有所短。地有所長。聖有所否。物有所通。何則。生覆者不

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。教化者不能違所宜。宜定者不出所位。故天地之道。非陰則陽。聖人之教。非仁則義。萬物之宜。非柔則剛。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。故有生者。有生者。有形者。有形者。有聲者。有聲者。有色者。有色者。有味者。有味者。生之所生者。死矣。而生生者。未嘗終。形之所形者。實矣。而形形者。未嘗有。聲之所聲者。聞矣。而聲聲者。未嘗發。色之所色者。彰矣。而色色者。未嘗顯。味之所味者。嘗矣。而味味者。未嘗呈。皆無爲之職也。能陰能陽。能柔能剛。能短能長。能圓能方。能生能死。能暑能涼。能浮能沈。能宮能商。能出能沒。能玄能黃。能甘能苦。能羶能香。無知也。無能也。而無不知也。而無不能也。

謹案江適氏曰。論天地聖人之道。則無不該也。無不徧也。語天地聖人之用。則既已降本流末。囿于形變之中。而各有所職矣。故天能天而不能地。

地能地而不能天。聖宜通而有所否。物宜否而有所通。又曰。道常無爲而無不爲。無爲之職。卽萬變之宗主。而莊子所謂眞宰也。夫唯無爲則不拘於陰陽。不制於柔剛。非方非體。不死不生。不麗於時。不著於物。不屬於聲色。不主於臭味。出氣物。包形神。萬物皆資其用。而我初不離。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。老君所謂其用不可旣也。是以職教化者。必本於無爲。道藏沖虛經解按此篇以有爲無爲相待立論。江氏解以道與用而歸宿本於無爲。頗得列子之旨。然其義尙非極至之論也。宇宙之間。含有一物焉。老氏謂之道。釋氏謂之法界。混沌磅礴。彌綸萬有。蓋無乎不在也。指乎未落形氣之中。則名之爲如。狀之爲無。先天地生。爲萬物母。迨其與物質和合也。則名之爲識。爲心。爲性。此中土無與有對待之義所由生。然依於無而言。則固不

可限於形質之隔閼而無乎不在。依於有而論。則八識各域於其職。而彼此已不可通。首楞云。如太虛空。參合羣器。由器形異。名之異空。除器觀空。說空爲一。又云。空有二俱非。迷晦卽無明。發明便解脫。解脫因次第。六解一亦亡。此則爲究竟之義耳。

子列子適衛。食於道從者。見百歲髑髏。攬蓬而指。顧謂弟子百豐曰。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。此過養乎。此過歡乎。種有幾。若蠅爲鶉。得水爲豔。得水土之際。則爲蠅蠚之衣。生於陵屯。則爲陵鳥。陵鳥得鬱栖。則爲鳥足。鳥足之根爲蟻螯。其葉爲胡蝶。胡蝶胥也。化而爲蟲。生竈下。其狀若脫。其名曰鵲掇。鵲掇千日化而爲鳥。其名曰乾餘骨。乾餘骨之沫爲斯彌。斯彌爲食醯頤輅。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輓。食醯黃輓生乎九猷。九猷生乎荜芮。荜芮生乎腐蠹。羊肝化

爲地皋。馬血之爲轉鄰也。人血之爲野火也。鵠之爲鷓。鷓之爲布穀。布穀久復爲鵠也。燕之爲蛤也。田鼠之爲鶉也。朽瓜之爲魚也。老韭之爲莧也。老榆之爲猿也。魚卵之爲蟲。亶爰之獸。自孕而生曰類。河澤之鳥。視而生曰鵠。純雌其名大腰。純雄其名穉蜂。思士不妻而感。思女不夫而孕。后稷生乎巨跡。伊尹生乎空桑。厥昭生乎溼。醯雞生乎酒。羊奚比乎不苟。久竹生青寧。青寧生程。程生馬。馬生人。人久入於機。萬物皆出於機。皆入於機。

謹案：此浮屠生滅之說也。郭象曰：此言一氣而萬形，有變化而無死生也。阿毗達磨雜集論云：生與老死作緣者，由有此生，彼相續變壞，皆得有故。而老死二支，又與生爲緣，展轉因依，如輪旋轉。馬鳴推論眞如，具空不空二義，推論生滅，具覺不覺二義。莊子亦謂以生爲喪，以死爲友，以無爲首。

以生爲體。以死爲尻。知有無死生之一守。以無爲首。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也。以生爲體。以死爲尻。如來藏生滅心也。有無死生之一守。生滅與不生滅和合之謂也。此皆以一死生之機。而立義與列子此文之義適合。楞嚴世尊所說十二類。曰卵生。胎生。溼生。化生。有色。無色。有想。無想。若非有色。若非無色。若非有想。若非無想。是也。而列子此章。敘述人禽獸鱗介蟲草血肉之屬。計五十餘種。而皆不外于首楞嚴世尊所說卵胎溼化四類。石隸楊仁山曰。種子在賴耶識中。或多或少。隨時發現。則成生類。又曰。機者。玄牝之門。卽是阿賴耶識。具生滅不生滅二義。萬物皆從此出。名之曰生。復從此入。名之曰死。出入不離於機。死生皆假名耳。此論極是。易繫辭下傳云。機者。動之微。吉之先見者也。韓康伯注曰。機者。去無入有。理而無形。不

可以名尋。不可以形覩者也。此以去無入有爲義。與郭象之解相合。均足以明一氣轉變。由不生滅以至生滅。爲二者之關紐也。

黃帝書曰。形動不生形而生影。聲動不生聲而生響。無動不生無而生有。形必終者也。天地終乎。與我偕終。終進乎。不知也。道終乎。本無始。進乎。本不久。有生則復於不生。有形則復於無形。不生者。非本不生者也。無形者。非本無形者也。生者。理之必終者也。終者。不得不終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。而欲恆其生。盡其終。惑於數也。精神者。天之分。骨髓者。地之分。屬天清而散。屬地濁而聚。精神離形。各歸其真。故謂之鬼。鬼歸也。歸其真宅。黃帝曰。精神入其門。骨髓反其根。我尙何存。人自生至終。大化有四。嬰孩也。少壯也。老耄也。死亡也。其在嬰孩。氣專志一。和之至也。物不傷焉。德莫加焉。其在少壯。則血氣飄溢。欲慮充起。物所攻